



记得儿时，每至夏季，叫哥哥上市时，父亲常买上一笼，往门楣上一挂，于是陋室之中，“国国”、“国国”之声不绝。叫哥哥较正规的名称为“蛸蛸”，显示拟其鸣声而来。蛸蛸声近“哥哥”，名其为“叫哥哥”，是赋予这小虫更多人间气息，于是我们听其鸣唱尤感亲切。晚间，随“国国”的鸣声入眠，那境界叫人难以忘怀。

后来读到《诗经》“嘒嘒草虫，趯趯阜螽”之语，知道这草虫，就是叫哥哥一类的虫儿，阜螽指蚱蜢，趯（音 tì）趯是蹦蹦跳跳的意思，所以此两句诗意为：蛸蛸嘒嘒（音 yāo）嘒嘒，蚱蜢蹦蹦又跳。蚱蜢也是小时常玩的，它身体纯绿，双腿很长，弹跳有力，常栖居青草丛中，待你发现欲捉，它常常一跳老远，不知踪影。叫哥哥与蚱蜢常被人同时提起，但蛸蛸较肥大，蚱蜢较细瘦。《红楼梦》四十回：板儿又跑来看，说：这是蛸蛸，这是蚂蚱。板儿能区别两者，我们那时也决不会将蛸蛸与蚱蜢搞混。

读《诗经》，知国人听蛸蛸、玩蚱蜢的历史已有三千年，不觉满心欢喜。不说蚱蜢，只说叫哥哥，我也听过数十年了，蛸蛸的鸣声古今大约不会有多大变化罢，三千年前之诗人在蛸蛸声中情不能已，兴会感发，又岂不影响在“国国”声中成长的今人呢；又岂能不教我们今人聆听此草虫吟唱时，会别有一种滋味涌上心头呢！

不能否认，叫哥哥之鸣，已成民俗事象，富有文化韵味。明人袁中郎谈到他畜养蛸蛸时说：

有一种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师人谓之聒聒。亦捕养之；南人谓之纺织娘（荣方案：纺织娘非蛸蛸，纺织娘的鸣声“扎扎扎扎”，如织布机声；蛸蛸鸣声，或拟为“括括括括”，清脆响亮）。食丝瓜花及瓜穰，音声与促织相似，而清越过之。余尝畜二笼，挂之檐间，露下凄声彻夜，酸楚异常，俗耳为之一清。

这段文字甚美，以蛸蛸鸣声清越过于蟋蟀我有同感，惟以蛸蛸之叫声为“酸楚异常”似从未能感受。然则耳朵不同，入耳之声音亦不同欤！中年以后，我或会买一笼蛸蛸回家，一如中郎，喂以西瓜之瓢或毛豆，读书写作之际，聆听它的清音，每觉浮生常多乐趣。

清人顾禄《清嘉录》记吴地叫哥哥的笼养：

深秋，笼养蛸蛸，俗呼为“叫哥哥”，听鸣声为玩，藏怀中，或饲以丹砂，则过冬不僵。笼刳干葫芦为之，金镶玉盖，雕刻精致。虫自北来，薰风（指初夏时的东南风）乍拂，已千筐百筐，集于吴城矣。

蛸蛸大多来自北方，从前喜欢它的人竟用干葫芦为笼，加上精美图案，配以金玉制作的盖，华美极矣，可惜没有见过。我所见过的是用秫秸编，下平，略呈圆形，如拳头般大小的笼子，从前上海街市上亦常见携数百上千笼售卖的情景，近年则越来越少见了。

近日秋凉已届，夜间常有“囁囁”的蟋蟀伴眠，忽然就忆起了叫哥哥，我已多年没有听到它的吟唱了，前些日子在街市上转，希望幸而能买到一笼，然而总是失望，莫非这虫儿也要离我们去了吗！

1945年8月13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不顾苏联关于盟军最高统帅应由苏、美各出一人担任的建议，任命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司令官，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和日本政府最终都要听命于麦克阿瑟。而在日本政府这一边，由于美国答应了其对日本不实行直接统治的请求，从而对美国感激涕零，马上制定了《阻碍占领日本的处罚令》，规定一切反对盟国最高司令官行使对日本政府的指挥权的行为，都要受到严厉的惩处。

历史就这样给了麦克阿瑟一个重塑日本的大舞台。他不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草莽英雄，而是当过西点军校校长、有过在战后德国莱茵地区占领经验的胸怀文韬武略的将军。他进驻东京之初就要求占领军尽量善待日本人民，并确定了“一切占领政策都将通过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实行”的原则。当然，他也颇有心计地设立了附加条件：当“天皇和其他日本当权者不能满足最高统帅提出的要求时，最高统帅有权要求改组政府机构和进行人事变动，或者直接指挥他们的行动”。这就使得

从六队到营部约六里地，路不长，但要经过一座坟山。曾经读过鲁迅先生的短文《鬼的故事》那是被选入小学课本的，也算是有了解释。汤是湖南老职工，文化不高、心底善良。那天他说：“书记，天晚了，别回了吧。”我说：“不要紧，还是回吧。”他说：“那我陪你。”我说：“不必了。”话虽这么说，真的要独自走这段路，心里还是有点慌。

那晚天高、风紧、月亮露出半个脸。路是有的，不宽，两边长满杂草，几乎被淹没。顺着中间一道被人踏出的痕迹，走一路，窸窸窣窣响一路。经过坟地，风凉飕飕地刮过，一座座刚垒过的坟头上舞动白色的魂幡，不禁毛骨悚然。心紧了，脚步愈加加快，单薄的衣衫里沁出汗水。真想往回走，觉得不妥；继续往前，实在害怕。我想：不会有事吧。又想：很快会过去的。想着、想着，胆也壮了，心也定了，步伐反而慢了下来。六里地不算很长，也不算很短，大约走了半小时。当我见到营部的灯光时，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有了这次经历，再走夜路就坦然多了。

从三营到团部沿着公路有十里地，那晚要赶回团部开会想抄近路，于是走小道。西双版纳的黄昏足以醉人，太阳是血色的，把最后的一笔余辉抹在天际。穿过傣族的寨子，静静的；竹楼中透出的灯火，昏昏的；空气中弥漫着夜来香，浓浓的。来到宽阔的流沙河，江面已经一片漆黑，哗哗的流水在初升的月色下泛着银光。挽起裤腿，趟过冰凉凉的江水，便是一片宽阔的稻田。热浪从四周涌来，最洪的夜是要比底下热得多。匆匆穿越稻田，隐隐看到远处的灯火，那便是团部了。噪人的蛙声赶走

麦克阿瑟对日本的控制收放自如，得心应手。

但在当时美国的大多数人看来，麦克阿瑟应该把天皇作为最大的战犯处以死刑。但他认为，战后日本的绝大多数人仍然崇敬天皇，如果把他送上法庭，就会引起极度混乱，至少需要100万援军来应付可能爆发的游击战争。在他的强烈坚持下，天皇的名字从战犯名单中被删除了。

但麦克阿瑟善待的是天皇个人，而不是天皇制度。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把神道教立为国教，予以保护和资助。神道教则以神化天皇为己任，根据古代神话《纪》，把天皇说成是“神的子孙”，日本是“万世一系”的神国。1945年12月15日，“盟总”下令禁止日本政府对国家神道的扶植活动，并要求天皇自己出面声明他并非什么神灵。1946年1月1日，裕仁天皇以新年诏书的形式发表“凡人宣言”，宣布：“朕与尔等国民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立足于相互信任 and 爱护之上的，这种关系并非简单地产生于神话和传说，也不是因把天皇奉为神圣，从而使日本国民优于其他民族、

并注定要统治世界这种空想观念而产生的。”同一天，麦克阿瑟也发表新年致辞，对天皇的“凡人宣言”表示欢迎，指出这一宣言将对日本的民主化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

斩断了天皇和神道教联系之后，麦克阿瑟就着手剪除天皇对政权的控制，使其成为一个像英国女王那样的虚位君主。他让助手惠特尼越俎代庖，直接拟定新宪法草案，并规定三项原则：一是天皇在位而不行使权力；二是日本不再拥有军队和交战权；三是日本贵族的特权只限于尚在的一代。惠特尼领着一班子人马用了一周的时间完成了新宪法草案。币原内阁以此为蓝本，在“盟总”的具体指导下草拟了宪法。经过议会的审议，1946年11月3日作为正式宪法公布于世。新宪法规定了天皇只能“根据内阁的建议和承认”行使一些礼仪性的权力，而没有决断权。

原来的议会不对选民负责，而对天皇尽忠，新宪法取消了天皇以敕令和敕语来立法的权力，解除了天皇对议会的控制；原来的内阁由天皇任命，被称为天皇

了路途的单调，扑面而来的萤火虫，就像调皮的精灵，闪烁着机灵的目光。风暖暖的，心暖暖的。

如今生活在大都市，夜，再也没了这份惊悸抑或温馨，心里却常常牵记当年的那种感觉。



考虑到再次置换手术损伤更大，费用更高，且患者如此年轻，而人工关节使用寿命有限，如今后反复翻修、更换，经济负担则会不断加重。经过全面评估和综合分析，并与患者沟通后，为其实施了髌关节融合术（将关节进行固定）。术后该患者的日常行动功能得到了恢复，且不必面临置换新关节的高风险和沉重的经济负担。

我们不仅在临床上积累了超过4000余例关节置换病例数，更注重临床基础研究工作。在伤研所基础实验室的有力支撑下，对骨关节病发病机理、人工关节假体松动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系统的基础理论研究，并在2006年度获得上海医学二等奖，全国中华医学三等奖。（作者为瑞金医院终身教授）

明日介绍上海高血压研究所的诞生。

的“敕令内阁”，只对天皇负责，新宪法使内阁成为议会内阁，由众议院中拥有多数席位的政党来组阁，向国会负责；原来的司法机关从属于天皇，以“天皇的名义”进行审判，新宪法则规定最高法院是与国会、内阁并列的独立机构；原来的天皇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兼资本家，新宪法则规定，皇室财产归国家所有，天皇成了领取国家俸禄的打工者。

麦克阿瑟成功改造日本天皇制的经验启示人们，现代化并不等同于全盘西化，只有把西方民主中具有普适价值的内容与本民族固有的政治文化传统进行有机嫁接，才能让民主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根、开花、结果。而如果以战争的简单方式向别国押送民主，就会像美国在今日伊拉克那样，欲罢不能，欲干不成，风驰电掣地来，最终是灰溜溜地去。老杜威说过：“每一代人都必须为自己再造一遍民主，民主的本质与精髓，乃是某种不能从一个或一代人传给另一个人或另一代人的东西，而必须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问题与条件进行构建。”民主是一种时代性知识，又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若能始终保持自己的一份纯朴和安分，着实是不易的。可在浮华面前，梅若似乎就像一个天生的绝缘体，甘于寂寞、安于平凡，既不随波逐流，也不追名逐利，他如同一个修身养性的隐士，孜孜不倦地沉浸在绘画的世界。

梅若，本名周国华，1946年生于上海一个书香门第，其父在国内是

位有一定影响的电气化专家，他秉承了家庭善良、安分的传统，却没有遵照父亲愿望学习理科，而是从小就喜欢画画，虽是稚童却已自临关公、张飞等人物，且个个栩栩如生，父亲见其确有天赋也就不反对了。少年时代就进入青少年艺术学校，经过了二年系统的西画学习训练，就此打下了扎实的写生基础和极强的造型能力与对色彩的感觉。

中学时，他有位同学与画家潘君诺是邻居，见他热爱绘画便带他去潘老先生家。他就带了几张习作，想要顺便请教，潘老看了他尚显稚气的画作，谈了很多关于中国画笔墨技法的要领，还叫他当场画几笔看看，梅若急临其草虫，深得老先生的夸奖，称他天资聪颖、悟性甚高，只要肯下苦功必

将成才。潘老的鼓励使勤奋的他更是加倍努力。后来他又结识了江圣华，在其指导下，又临了些江寒汀的原作。此后梅若顿觉学习国画，只画是不够的。他就系统地学习国画的理论，并着重地研究黄宾虹的画论，这才真正弄懂弄通中国画笔墨之精髓，章法的重要，从而痴迷于此道。梅若自题：“仆作画五十余年，爱之成癖，一日不与画笔则感惶惶。”

五十多年来执著于绘画艺术，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日积月累勤修苦练终于使梅若下笔作画技巧运用自如。笔势自然流畅，构图布局奇巧生动、写意、工笔皆妙，设色雅丽，双钩没骨，皴笔、泼墨等技法样样精通。他更注意师外造化，对大自然细心观察，对风雪云雾、山岚迷雾、茂林修竹、流水潺潺，对各种鸟类的翱翔、打斗、嬉戏等姿态都一一记在心中。并不夸张地说，他胸中藏有一本大自然辞典，丰富的笔墨技巧，使他能信手拈来各种翎毛鳞介及至飞禽走兽，朋友给他的雅号“梅若神手”。

梅若不仅善画，他还谙音律，通乐理，年轻时喜好京剧，吹拉弹唱无所不能，他画戏曲人物也是一高手，在朋友们的支持下，最近将要出一本梅若艺术戏曲人物集，有一百多幅，从中能见各类人物在戏曲的神态，和他对戏曲的理解，在人物画中重现他笔墨中的点、线、面的运笔技巧。



梅若